

# 屡试不第，果真是学政昏庸，故意为难或误判？

□韦钦国

蒲松龄11岁入学，19岁考取生员（秀才）。《蒲松龄年谱》载：“顺治十五年戊戌（1658年），十九岁，应童科之试，以县、府、道三第一，补博士弟子员。”清朝童生考中生员平均年龄24岁，录取率约2.5%（后期略高）。蒲松龄在县试、府试、院试中均取得第一，19岁时以“小三元”的身份获得生员功名，在科考路上起步还是比较早的。

## 感恩施闰章的嘉许

蒲松龄考取生员那年任山东学政的是江南宣城（今安徽）人施闰章。施闰章（1618—1683年），字尚白，号愚山，顺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十月出任山东学政，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秋离任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院试，施闰章出的题目为《蚤起》《一勺之多》，施闰章对蒲松龄的两篇文章均给予高度评价，称赞“首艺空中闻异香，下笔如有神，将一时富贵丑态，毕露于二字之上，直足以维风移俗。次，观书如月，运笔如风，有掉臂游行之乐。”一时间，蒲松龄“文名籍籍诸生间”。

为了在科考路上走得更远，蒲松龄自此日夜苦读，但随后16次参加乡试均未能中举，长子蒲箬在《柳泉公行述》中记其“惨淡经营，冀博一第，而终困于场屋”。

清朝，各省每次录取举人数量基本固定，“乡试中额，依文风之高下，人口之多寡，丁赋之轻重而定”。山东作为人口大省和考生大省，举人名额仅为69人。在蒲松龄生活的年代，每次参加乡试生员约10000人，清朝中后期约15000人，中举率已低于1%，从理论上讲，即使连考10次，乡试不举仍是大概率事件。

晚年的蒲松龄对施闰章当年的嘉许心生感慨，这也是他一生值得自豪之处，他自认“愚山先生吾师也”，赞其“窃见其奖进士子，拳拳如恐不尽，小有冤抑，必委曲呵护之。曾不肯作威学校，以媚权要，真宣圣之护法，不止一代宗匠，衡文无屈已也；而爱才如命，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”。蒲松龄将施闰章写入《胭脂》一文并收入《聊斋志异》，在这篇故事中施闰章以贤良端正的身份出现，“学使施公愚山贤能称最，又有怜才恤士之德。”感恩之情跃然纸上。

## 自认与黄叔琳有“私淑之情”

第二位与蒲松龄多有交集的山东学政是黄叔琳。黄叔琳（1672—1756年），字崑圃，号金墩，顺天大兴人，20岁殿试时位列探花之位。黄叔琳在山东为官多年，先后任山东按察使、布政使，颇有政声，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十月至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任山东学政，此时蒲松龄已年届七旬。

黄叔琳知道蒲松龄要比蒲松龄认识黄叔琳更早，这和曾任刑部尚书的山东籍高官王士祯有关。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王士祯撰成《池北偶谈》一书，末卷数篇即依《聊斋志异》部分故事改写而成，其中《小猎犬》一文后有“事见蒲秀才松龄《聊斋志异》”的注解。黄叔琳视王士祯为师，两人交往密切，在与王士祯的交往和《池北偶谈》一书中知道了蒲松龄和《聊斋志异》一书。

蒲松龄与黄叔琳相见则是20年以后了。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，蒲松龄与儿子蒲箬、蒲笏、蒲筠一同来省城济南参加考试（非乡试），小儿子蒲簷、长孙蒲立德随淄川县诸生来济南参加童生试（未中），应考期间黄叔琳会见了蒲松龄并主动索阅《聊斋志异》一卷。蒲松龄来自省城应考不可能随身携带《聊斋志异》，回家以后整理了一套《聊斋志异》选抄本，修书《上崑圃黄大宗师启》一封，将《聊斋志异》与信札一同呈送黄叔琳。

在信中，蒲松龄对黄叔琳不吝赞美之词。黄叔琳收到《聊斋志异》和信札后以书信作复，蒲松龄又写了《又呈崑圃黄大宗师》回札。黄叔琳的谦和礼贤让蒲松龄感到欣慰。

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十月，黄叔琳在青州主持贡生选拔考试，蒲松龄参加了本次选拔，蒲箬在《柳泉公行述》中记录了蒲松龄去青州考取岁贡的过程：“岁

贡，冬十月，一仆一骑，别无伴侣，奔驰青州道中，六日归来，不至惫病。”即便如此，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，在十月的天气里行走在华北苍茫的大地上，不知是怎样的一种心境。

蒲松龄自认与黄叔琳有“私淑之情”，隐讳地向黄叔琳表示希望自己本次考试能够顺利，还表示自己年龄已高不再有意科考，但希望儿孙们在科举上能够得到提携，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，蒲松龄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——蒲松龄顺利考取岁贡生（相当于举人副榜），获得候补儒学训导头衔，每年可获得朝廷发的四两银子。次年，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考中生员。可惜的是，蒲立德此后的科考之路与其祖父一样波折，终老都是一名秀才。蒲立德这样评价祖父蒲松龄：“虽名宿宗工，乐交倾赏。然数奇，终身不遇，潦倒于荒山僻隘之乡。”对他本人，又何尝不然？

黄叔琳以兴贤育才为己任，清慎廉正、兴学励士，纠正文风，拔擢人才，有“皦然不滓之节，挺然不挠之气。”他重师儒，尊贤良，建书院，尚经术，令士子们称道，他离任后士子们为其立碑，将其列入与范仲淹等齐名的“青州十三贤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60多年后的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，黄叔琳的儿子黄登贤“奉命提督河南学政，特调山东”。父子先后任山东学政，这在山东学政史上仅此一例。

## 讥讽朱雯学识浅薄、贪婪无度

清代由生员参加的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，从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到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53年间共举行过19次乡试（含康熙三十九年特科），蒲松龄参加了16次，没有参加的3次中，前两次分别是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、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，系其父亲、母亲去世，因丁忧不能参加，另一次则未通过岁试。

在19次岁试考试中，蒲松龄通过了16次并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，这说明其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，唯一一次没有通过发生在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，蒲松龄54岁。蒲松龄对本次考试结果及公允性有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本次失利系学政朱雯贪腐所致。

朱雯，字裔三，清朝浙江石门（今桐乡）人，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十二月至康熙三十三年正月间任山东学政。蒲松龄本次科试不彰，并无证据表明系朱雯故意为难或误判所致。有清一朝120多人出任过山东学政，每位学政均系进士出身并由皇帝选派，不可能胸无点墨。任山东学政者多为在殿试中位列三甲的才俊，甚至还有像于敏中这样的状元。朱雯与蒲松龄本不相识，依常理堂堂学政实无必要故意为难一位年过五旬的老生员。

但蒲松龄不这么认为，他对朱雯多有讥讽，认为其学识浅薄、贪婪无度。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篇名为《蚰蜒》的文章，蒲松龄在文中指名道姓地说：“学使朱裔三家门限下有蚰蜒，长数尺，每遇风雨即出，盘旋地上如白练。然按蚰蜒形类蜈蚣，昼不能见，夜则出，闻腥辄集。或云：蜈蚣无目而多贪也。”不仅如此，蒲松龄还编造了《何仙》一文，“辛未，朱文宗案临济南。试后，诸友情决等第。”这里的辛未岁指清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，朱文宗即朱雯，文宗即文章宗匠之意，多用来指代学政或提学使。这个故事说的是王瑞亭请来的乩神何仙，准确预测了李生的岁试成绩，暗示朱雯贪贿昏庸，其主持的岁试是提前安排好录取名次的，不能公正衡文取士。

蒲松龄将个人科举不顺融入多篇文章中，《聊斋志异》中这类文章除了《蚰蜒》《何仙》外，还有《叶生》《贾奉雉》《于去恶》《司文郎》《王子安》《胡四娘》等。蒲松龄从11岁入学到去世的65年间，先后经历了从钟性朴到王传21位学政，这些学政大都名声昭彰。像被蒲松龄视为取庸汰优、贪赃枉义的朱雯，其官声并不差，并有“尽心所事，劳勤百端”之誉，被认为是一个慧眼识才的学政，《山东通志》有载。客观来讲生员中举与否和学政本人关系并不大。这是因为，乡试正副主考官由皇帝选派，主考官出题，聘请同知等阅卷，学政出于避嫌需要并不参与这些关键环节。

青未了·人文齐鲁 A15

## 【行走齐鲁】

□杨曙明

济南转山，东临奥体西路，西邻转山西路，北邻经十路，旅游路穿山而过。它的海拔不高，仅为198米，与周边的洪山、牧牛山、赶牛岭等相比，算是最矮的。时下的转山，已经被建为山体公园，其山巅之上的那条健康步道，随着山势高低起伏，弯弯曲曲，特别适宜游人漫步游乐。

其实，转山之巅的这条健康步道，自东北而西南，横贯三座山，分别是转山、赶牛岭、野顶峪。这条健康步道，东北起自奥体西路，西南通至洪山路南首，全长有四五千米。由于赶牛岭的海拔为235米，野顶峪的海拔为345米，因而这条步道虽不是“步步高”，但总体上却是自北而南越来越高。自从贯通之后，我就时常漫步其上，既为了健身，也为了散心和观景，此乃自寻其乐，自是其乐无穷。

泉城的日新月异让转山成了山体公园，当然也成就了这条健康步道。此前这条步道是一条断断续续的石径小路，“再早”之前则是荒山野岭。其实这“再早”并没有多少年，不过是在十三四年前。当年由于太过荒凉，所以人迹罕至，除了附近的山民，很少有游人光临其境。记得那是2008年，我刚搬到福地街居住的时候，山上还是满目荒凉，就连松柏也不是很多，多的是荒草和野生荆棘，以及早年间开山放炮遗留下的乱石岗子。那时候，福地街和洪山路尚未贯通，山之东侧、南侧，还是乡村风貌的孟家庄和西蒋峪村，至于龙奥大厦、龙鼎大道、西江华府等等，要么尚在规划中，要么连规划都还没有。

我之所以喜欢在转山之巅的健康步道上漫步，与喜欢清静有关。在这条健康步道两侧，有十多条石径小路通往旅游路、龙鼎大道、福地街、转山西路，以及荷兰庄园、西江华府、名悦山庄等。因为我经常在山上到处信步漫游，因而对这些小路非常熟悉，也非常喜欢，它们清幽、静谧，让我无限热爱。

野顶峪西北坡原来有一条石径小路通到山腰间的“转山阁”，前不久这条石径小路又从“转山阁”延续通到了山顶平台，近些天到健康步道去漫步，我或是从这里上山，或是从这里下山，感觉非常惬意。

漫步在转山之巅的健康步道上，能闻到花香，却饱不了眼福，因为在这步道两侧，虽然间或也有些樱桃、紫叶李等开花的灌木树种，但更多的还是松柏、五角枫等不开花的乔木树种。所以，这里不是赏花之地，而是观景“胜地”。

站在赶牛岭段的步道上，东侧山下不远处，有一大块碧绿色的“翡翠”，那就是1960年建成的孟家水库。水库不大，水域面积不足8万平方米，可是，由于深处水位在9米以上，所以远观给人以碧绿的视觉。“翡翠”虽小，但被群山和楼宇环绕，于是便有了风景那边独好的视觉。

在这条健康步道上，有好几处观景平台。在转山东麓的公园东门不远处，有一处建在山腰间的亭台。那亭台正对着龙奥南路，置身其上往东眺望，但见楼宇林立，层层叠叠，龙奥大厦似乎就在近前；在转山隧道之上，有一座东亭，置身亭中向西俯瞰，最醒目的便是旅游路上的车水马龙。不过要说观景之最佳处，不是这两处亭台，而是野顶峪观景平台。因为那平台不仅面积大，而且地势高，最高处还有座凉亭。置身在那凉亭上往东、往南眺望，但见群山连绵；而往山下俯瞰，则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。龙鼎大道南首和西江华府周边有几处“花海”，映入我的眼帘后“花海”变成了五彩缤纷的“花团”，那“花团”在远处群山和周边楼宇的衬托下，格外耀眼夺目，如不是身边有陪伴的狗，没准儿我早就去近前观赏了。

站在野顶峪西北坡的高处往北眺望，正北对着的是那久负盛名的华不注，从这里眺望华山，似乎比在千佛山上和佛慧山巅，看得还要清楚些。如果是站在转山之巅，顺时针自东而西地眺望，但见在群山环抱之中，高楼林立，那风景好似“山城”。如果是站在赶牛岭高处往北眺望，那就更有意思了，因为在转山山峰的背后，是正在建设中的CBD，那高楼大厦与转山山峰浑然一体，好似一幅巨大的画作，气势之壮观，景致之美妙，绝不亚于上海、北京、纽约、伦敦的那些繁华地段。

秋高气爽的美好季节，漫步在转山之巅的健康步道上，实在是莫大的享受。

投稿邮箱：

qlwbrwql@163.com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美编：陈明丽